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58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文藝

從軍日記

從前方來

從廬溝橋到漳河

存亡的關鍵

大時代的插曲



大象出版社



從軍日記
從前方來
從廬溝橋到漳河
存亡的關鍵
大時代的插曲

虞和平 主編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58

文教
文藝



大象出版社

從軍日記

一九二七年的冰壁



AT TUTITANG

Here I am, so happy and pleased with the things round here. For everywhere I go, I see only the soldiers of a noble cause and the native inhabitants who come to welcome us with their smiling faces. When our train stopped, we found ourselves surrounded by a big crowd, who came to meet us. "You folks are tired. You must be really tired." out. Sit down and take some tea!" It is difficult to describe the ardor, the genuine enthusiasm with which they utter their words. They show at once how vraiment contente, car, lorsqu'ils j'arrive en un endroit quelconque, je vois partout des armées de la Révolution qui luttent uniquement pour la cause et pour le peuple et partout de bonnes gens qui nous accueillent en souriant. A chaque arrêt de notre train, où que nous soyons, il y a toujours beaucoup de gens qui nous entourent et nous consolent.

上圖爲林語堂先生之英譯 下圖爲汪德耀先生之法譯

從軍日記目錄

編印者的話.....1——3

冰瑩從軍日記序(林語堂).....1——4

再版的幾句話(冰瑩).....1——3

從軍日記

一 從軍日記.....1

二 一個可喜而又好笑的故事.....7

三 從軍日記三節.....15

四 奇自嘉魚.....25

五	說不盡的話留待下次再寫.....	33
六	從峯口到新堤.....	41
七	寫在後面.....	53
八	給K L	77

附錄

九	出發前給三哥的信	103
十	給女同學	109
十一	革命化的戀愛	123
十二	從軍日記的自我批判	139

編印者的話

這一本題作“從軍日記”的美妙的文章，從軍日記的正文其實倒只勉強佔到半數的篇幅；其餘的文字都是付印的前後寫成；這在編者的責任上是應得有點說明的。

原來這幾篇戎馬倉皇中的日記是作者兩年前在武漢從戎革命的時期遺留下來，陸續刊登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二日的中央日報副刊裏的。在作者的本意並不曾想到集成專冊，

重行問世。經了這幾篇文字的英文譯者林語堂先生及第一次發表牠們的副刊編者孫伏園先生的慫恿，才又交到我們的手裏來。林先生既曾拿牠們譯成英文，他之愛好牠們自不待說；他慫恿作者重印的理由，也見於他的序詞中。不用說，我們得以重印牠們也是感到無限欣幸的。

革命文學的理論，曾經有時鼓樂喧闐，有時零零落落傳到我們耳邊來；革命文學催召的符咒，我們也常時聽到。然而革命文學到底是怎般的風味，却始終叫人感到隔着一層障翳似的，不能體會得分明。文學如果是以情感爲神髓的，而革命文學又是革命者情感的宣露，那這一部從軍日記的內涵庶幾當的住革命文學的稱號。誠如林語堂先生所說：‘我們讀這些文章時，只看見一位年青的女子，身穿軍裝，足着草鞋，在晨光稀微的沙場上……或是聽見洞庭湖上笑聲與河流相和應，在遠地軍歌及近旁鼾睡的聲中，手不停筆，鋒發韻流地寫她的感觸，’情景是如此地活靈活現，如此地飛躍

鑄一顆天真勇往的心靈，逼着讀者的熱血也非隨着牠們翻騰不可。

作者在兩年後的今日，追維往事的心境可就不同了：‘那時也有這般狂風，這般淫雨，但我們不知道是苦，只覺得明天就是暖和的晴日，血紅似的太陽，前面是光明的大道，美麗的花園。’於今我們又隨着她喜噓感歎：‘正在過着厭倦的生活，正在想遊戲人間，糟踏一生。’

‘給 K L’的一篇雖然是應了編印者的徵求，臨時添湊的文字；然而作者真摯奔放的情緒，依舊燦然迸流；所不同的是湘鄂界上馳騁沙場的歡暢，改成了上海亭子間裏的淒哀，是至性至情的血肉，是真革命者的悲傷。

從軍日記的時代，如其他過去的時代一樣，是已經過去了；留得從軍日記是紀念牠的時代的陳跡。

編者二月廿四日

冰瑩從軍日記序

林語堂

冰瑩女士的從軍日記，是我慫恿她去刊成單行本的。所以有說幾句話的義務。其實慫恿她發行專書的，不僅我一人；據我所知，還有伏園先生。但是不是我堅持力爭的毅力，冰瑩的書也就不會于此時與讀者相見了。

冰瑩以爲她的文章，無出單行本的價值，因爲她“那些東西不成文學”。這是冰瑩的信中語。自然，這些“從軍日記”裏頭找不出“起承轉合”的文

章體例，也沒有吮筆濡墨，慘淡經營的痕跡；我們讀這些文章時，只看見一位年青女子，身穿軍裝，足着草鞋，在晨光稀微的沙場上，拿一根自來水筆靠着膝上振筆直書，不暇改竄，戎馬倥傯，束裝待發的情景。或是聽見在洞庭湖上，笑聲與河流相和應，在遠地軍歌及近旁鼾睡的聲中，一位蓬頭垢面的女子軍，手不停筆，鋒發韻流的寫敘她的感觸。這種少不更事，氣概軒昂，抱着一手改造宇宙決心的女子所寫的，自然也值得一讀。冰瑩說她的東西不成文章，伏園先生與我私談時就生怕她專做文章。一位武裝的冰瑩，看來不成閨淑，我們也捏着一把汗守着看她在卸裝歸里後變成一位閨淑。但是這些已屬題外閒話了……

這些文章，雖然寥寥幾篇，也有個歷史。這可以解明我想把牠們集成一書的理由。大概在漢口辦事而看那時中央日報副刊的讀者，都曾賞識過冰瑩這幾封通信，都曾討論過“冰瑩是誰”的問題。說也奇怪，連某主席也要向副刊記者詢問到冰瑩

的真性別。這大概是在革命戰爭時期，“硬衝前去”的同志對於這種戰地的寫實文字，特別注意而歡迎。更奇異的，我曾譯其中一篇爲英文，登英文中央日報，過了兩月，居然也有美國某報主筆函請英文中央日報多登這種文字。這真有點像“少女日記”的不翼而飛了。我因此想這也許是冰瑩文章的“氣骨”作怪。總而言之，這幾篇文章的確有過這種影響。至于今日太平無事的讀者，讀了會不會引起同樣的興會，那就無從預卜了。

冰瑩現在沉寂下去了。文章既不肯做，又絕無“硬衝前去”的精神。我知道她正在安分守己，謀“讀書救國，”及修練“薄弱的心志”了。許多認得她的朋友都是勸她不要這樣自暴其天才。但是這有什麼法子？閨秀的文章既不便做，“革命文學”又非坐在租界洋樓所能嚮壁虛構。我想革命文學只有兩種意義。一是不要頭顱與一切在朝在野的黑暗，頑固，腐敗，無恥，虛偽，卑鄙反抗的文學，一是實地穿丘八之服，着丘八之鞋，食丘八之糧，手掌炸

彈，向反革命殘壘拋擲，夜間于豬尿牛糞的空氣中，睡不成寐，爬起來寫述征途的感想。不要頭顱的文學既非妙齡女子所應嘗試，而保守頭顱的“革命文學”也未免無聊。至于實地描寫革命生活的文字，惟有再叫冰瑩去着上武裝去過革命健兒生活。但是我已替她覺得，未免懶得很吧！

再版的幾句話

自從這部不成東西的東西出版以後，接着了不少朋友的批評；無論是獎勵或督責的，我都誠懇的感謝，感謝關心我的好友們！

到底是革命的青年，到現在還是一樣地革命，他們有些來信總說給 K L 的信寫得太頹廢；與我有同一環境——失掉了母愛的人大概都說是寫得還婉轉纏綿。但我不是爲了批評而寫這些東西的，只是赤裸裸地說出我當時所要說出的話，在歡樂